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五十七回 海潮峰驅龜出洞 雲飛嶺見鬼燃燈

棄海欲復椒花子之仇，一氣奔入壑中，大聲吼曰：「螭妖狗，快快出洞，受爺一槍。如不出時，吾將狗穴打破，定把群妖誅盡，不留遺種。」叫罵半日，影響毫無。棄海直抵洞門，螭妖傷已養好，提槍上鹿，大突出穴與棄海戰。棄海見彼槍法不亂，躲過身兒，以待螭妖掉轉身來，暗將定海神針突然拋去。螭妖知此神針厲害，飛身而走。棄海雲乘定，驅著神針，追得螭妖無路可奔。螭妖無奈，飛起千萬絲綸，遮定神針，東走西竄，偶得小小石穴，躲入其中。神針入穴不能，一一飛回。

棄海仍歸壑內，刺斃小妖數十，然後與椒花子相會，詳述復仇之言。述罷，挽手乘風，竟投海島。

不逾一刻，海島已至，導入洞府，設筵待之。二人席間言及三緘，相向而泣。泣已，棄海曰：「椒道兄自碧玉分散，汝在何處安身？」椒花子曰：「仍歸本洞住居半載，因念師身，雲遊四方，以訪消息。行至湖心亭內。愛其地甚幽雅，可習道功，遂住此亭。遇一乞兒孝心頗好，奈家如水洗，無供親之費。吾助彼力，到處與人治鬼驅邪，乞兒從此富足。尋將乞兒別卻，訪師蹤跡，不意路過是嶺，得受螭妖之害焉。」棄海曰：「吾自分別以來，在赤水江中驅去鱉怪，即此洞內練習功夫，日日念及吾師，兼懷道兄道弟，心中悶甚。乘得海雲四處遍遊，不料雲車轉至齊雲嶺上，與兄相晤，莫非天假之緣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若非道兄來此，吾命休矣。」棄海曰：「而今師之行蹤不知所往，汝可在吾洞內同修大道，慢慢打聽師信，庶不使孤寂生愁也。」椒花子曰：「茲已知汝在此，吾再雲遊以訪之，如得師消息，即來報汝。汝身雖未出庭戶，耳目已週四境，豈不比爾我在洞一事無知之為愈乎？」棄海曰：「汝言固是，但須多住幾日，以慰吾心。」椒花子曰：「這倒無妨。」自是日在洞中談論為樂。

一日，蚌女瑞光領得海兵來報：「海潮洞內龜王犯境，蚌兵累敗，龜王此際兵紮黃沙岸上，勢如破竹。今特命奉龍仙，星夜奔來稟及太子，祈太子早為設策，以退龜王。」棄海聞之，遂命瑞光：「領本部兵將紮在沙岸，與龜兵對壘。待吾海兵點齊，即刻前來，一同剿殺。」瑞光得令，將兵撤轉，來至黃沙岸上，直向龜營對面紮定。龜孫龜子見蚌兵對面紮營，當領龜兵數千，繞營力戰。瑞光抵死相鬥，鬥到日西，方始收兵。時近更三，龜兵復至四面攻打。瑞光燃起海火，相拒一夜，竟到天曉龜兵乃退。瑞光勢難支持，又命飛文稟及太子。棄海見文告急，即同椒花子乘風而來。瑞光迎入營中，將對敵情形一一詳述。棄海曰：「椒道兄可與龜兵一戰，試試道法如何。」椒花子諾，手持雙劍，直抵龜營。龜王聞之，手執月斧，奔出營外，與椒花子對立而吼曰：「何方野道，敢與龜老子較量高下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乃東海大將軍，茲特領兵前來討汝逆賊。」龜王曰：「吾與兵討蚌者，非為爭奪東海，乃復老鱉之仇耳。」椒花子曰：「老鱉叛逆龍君，龍君下旨剿除逆黨，是誅所當誅也。汝乃龜屬，與鱉何涉，而行此叛逆，豈非自尋死路乎？」龜王不服，舉起月斧，與椒花子戰於半空。酣戰多時，椒花子忽然敗下，望前飛奔。龜王追近身旁，急以兩手抱之，椒花子股錐運動，力刺彼腹。龜王一聲大叫，倒下風車。瑞光方欲上前舉槍刺殺，早被龜兵擁衛負入營中。

椒花子得勝歸營，棄海喜曰：「道兄法力一施，已令龜兵喪膽矣。」瑞光曰：「龜王而今受傷難起，可乘此勢攻彼營寨，不然龜王傷好，養成羽翼，又費一番撻伐之勞。」棄海曰：「如此時不可失，椒花道兄仍去戰之，俾彼見汝生畏，畏則必敗，不致刺殺不休。」椒花子曰：「龜王膽敢與兵，部下豈無能將。」

倘彼得傷不出，別遣能將接戰，吾若弗勝，道兄急宜救之。」棄海曰：「這是自然，毋須汝囑。」椒花子於是乘風討戰營外。只聽龜營內大吼三聲，出一偉人，身長丈許，頭大如斗，睛似龍目，手提碗粗木棍，如飛而來，並不交言，向椒花子頭上一棍打來。椒花子倒退數武，將身躲過，偉人乘勢又復一棍。椒花子知難對敵，敗歸營中。棄海驚曰：「汝何退戰之速耶？」椒花子曰：「龜營內來大將一員，力猛身長，勇難名狀，吾不能敵，因此敗回。」棄海曰：「何物老魅助龜為虐，瑞光前去與彼試之。」瑞光領命，飛身而前。剛與偉人戰至三合，偉人連擊數棍，瑞光亦不能敵，敗回營。棄海曰：「是物果不虛傳也，待吾敵之。」於是緊束盔鎧，手執定海花槍，出了營門，化為龍頭虎鬚，身長二丈，大聲吼曰：「龜營中有何能將，快快出陣受吾一槍。」言此，舉槍向地一擊，黃沙飛至半天。偉人見之，已畏懼十分，勉強上前，連打十餘棍。棄海毫不一動，如擊石然。偉人駭甚，將棍細視，皆如釘刺痕跟，心中暗暗驚訝不已。棄海曰：「汝擊吾棍，吾不畏汝，待吾刺汝一槍。」甫舉槍刺去，偉人支持不住，飛奔入營。

棄海乘機殺入營中，持槍亂刺，龜營大潰。蚌兵齊齊掩殺，龜兵四散逃走。棄海與椒花子向彼敗路追之，誅死龜兵不計其數。蚌兵得勝，愈加追逐。龜王奔逃無地，竟向海潮峰頭墜於洞中，隱身不出。

棄海追至，不見龜王形影，命瑞光兵卒遍處搜尋。獨上峰頭，挺立四顧，見左壁有黑煙一縷，繞崖而升。棄海思曰：「是妖在此無疑矣。」遂與椒花子同向崖左，遠遠望去，見一洞門，門外石臺坐一女子。棄海持槍趨至，舉手欲刺，女子跪地泣曰：「妖王饒命。」棄海曰：「汝將龜王放出，吾便饒汝，否則吾槍一舉，汝命難存。」女子曰：「妖王不知，妾名獨翠，乃是山老獐次女。自父母亡後，常被龜王占娶，妾守貞操，抵死不從。龜王已絕娶妾念矣。前日老龜逆龍君命，與蚌兵大戰，老龜敗績，逃來數十龜兵扶助龜王。龜王為彼疎動，色心復起，昨命鹿姑來洞，述龜王語曰：『妾如從彼，則萬事甘休；如其不從，龜王領兵前去，待仇復後，歸必遣兵束妾。』妾聞是說，日夜愁思，是以獨坐洞門，打算脫逃計耳。」棄海曰：「如是汝不必慮。龜王已為吾等所敗，追至此地，倏然不見，汝可知彼巢穴在於何所乎？」獨翠曰：「在此峰頂對下一小小壑中。」

彼之行為極其奸詐，洞門荆棘密密掩護，不似他洞露於外面人所共窺。」棄海曰：「既知龜王巢穴，吾必誅其命而不容。」獨翠曰：「如得妖王除去此山大害，則群妖戴德矣。但是洞左右皆空，約可通至半山之內，彼所恃者即在此也。」棄海訪得實跡，乘風至頂，由頂下壑，播開荆棘，露出洞門，大聲吼曰：「龜王速降，免汝一死；若拒而不出，吾將左右石穴塞定，看汝如何得逃？」龜王在洞，與龜類商曰：「吾穴虛實彼已深悉，將安恃乎？不如降之，以免塗炭。」龜類曰：「可。」龜王出謂棄海曰：「汝且暫退，吾願投降。」棄海聞言，與椒花子退至山頂，龜眾來此跪地求饒。棄海曰：「汝識吾否？」龜王曰：「不識。」棄海曰：「吾乃龍宮太子龍寶也，汝豈未聞吾名乎？」龜王曰：「久已聞之，然海內妖部傳言，太子業已從師修道，不在水國。吾誤聽鱉類刁弄，觸犯尊顏，還祈大施仁恩，饒吾蟻命。」棄海曰：「欲吾饒命，汝宜遠避此山。」龜王曰：「只要太子施仁，吾即遠徙。」棄海曰：「汝速移洞他適，倘遲片刻，定不汝饒。」龜王幸得不誅，忙回洞中，統領龜子龜孫同至峰頭叩首拜辭，向西奔去。龜王去後，群妖咸集，拜舞歡欣。棄海吩咐數言，仍與椒花子攜手回洞。

不知不覺，又住月餘。椒花子曰：「長住於此，何知外事，吾暫辭去，入世一遊，如得師音前來報汝。」棄海曰：「道兄雲遊，吾不敢阻，但得師消息，求速報知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自知得，不煩道弟叮嚀。」棄海即設厚筵，為之祖餞。椒花子飲罷，與棄海連牀一夕。次早，辭謝上道前行，棄海送至十里路程，灑淚而別。

椒花子自別棄海，遍遊市鎮，正值隆冬之際，鵝毛亂剪，密雪漫空。椒花子久在市廛，厭其煩囂，復向村莊雲遊而去。

游至富仁莊內，遇一唐姓老叟，名號世貴，好道人也，見椒花子道門裝束，與之交談道旨。椒花子略言一二，此老慕之，迎入莊中，朝日談論。閒暇無事，又向村郭遊行，或時觀山，暗數山形之疊翠，或時玩水，細指水面之文章。得是叟以為周旋，幾忘尋師心念矣。

又說蜻飛子自辭三服，雲遊四境，不惟師音弗得，而且椒花子以及諸友未遇一人。日日尋訪，力已倦甚。偶來飛雲閣，息足其間。是夜坐至更深，忽見佛前燈光照耀。蜻飛子曰：「閣內無僧無道，燈光胡來，或者村民見閣無人，夜靜至此，燃灰供佛歟？且待明宵著意視之。」次夜坐於閣之中殿，待至更許，渺無有人廟燃燈者。剛轉閣東，殿內倏然生輝，如同白晝。蜻飛子突出，見有三人手捧燈光，至於佛前拜跪不已。蜻飛子曰：「汝村人耶？」三人曰：「吾非村人，乃鬼屬也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汝既為鬼，何以燃燈供佛？」鬼曰：「吾等在世，原屬閣外居民。因於每歲元宵，約集村鄰，設立燈會，眾議吾三人為首。」

吾三人爾詐我虞，瞞卻燈油，分回自用。死入陰府，判吏照冊算之，共計一百七十餘斛，閻羅怒甚，罰以宰手剜心之罪。罪滿，仍來此閣燃燈，必將瞞數燃清方了是案。」蜻飛子曰：「陽世作為，陰府必書於冊，真用心宜正大也。」言畢，三鬼將燈燃點，出閣渺然。

椒花子前為老叟攀留，住了數月，因心悶倦，固辭他往，東奔西走，亦至飛雲閣外十里許之建月閣中。他日無事，村外閒遊，游到月上三竿，不覺已至飛雲閣前。瞥見三人捧燈而至，椒仙子究詢所以，三鬼亦以告蜻飛子之言告之。椒花子曰：「如汝所言，是閣殆無住持歟？」三鬼曰：「是閣頹靡不堪，又為淫雨所剝，窗櫺莫蔽風雨，閣之內外苔蘚滿地，久矣人跡絕無矣，安有住持耶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往來行人有住於是者乎？」三鬼曰：「昨夜有一道士住居其中，未知今晨去與否也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是吾明夜來閣，汝宜早燃燈光以待。」三鬼唯唯，椒花子仍歸建月閣而居焉。

是夜，三鬼將燈燃後，蜻飛子呼而囑曰：「汝於明夜遲來燃燈，吾將一入市廛，化人為善，須待二三日方可返之。」三鬼應聲而退。次日，蜻飛子訪得富川鎮人煙輻輳，客商甚伙，遂入此市，日則苦口勸化，夜投古刹棲身。椒花子於傍晚時來在雲飛閣，果見鴛鴦瓦解，窗櫺頹壞。至夕三鬼捧燈來此，已近四更。椒花子曰：「吾諭汝早燃燈光，胡許久乃至？」三鬼曰：「閣中道士命吾遲來，吾故不敢傲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命汝遲來者何故？」三鬼曰：「以彼暫出化人未歸也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是道模樣若何？」三鬼曰：「與道長形像二而一焉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彼言何日始歸耶？」三鬼曰：「不過二三日耳。」椒花子一一問確，在閣住之。住滿三日，不見道士歸來，已擬詰朝另行異地。

鼂更再報，蜻飛子自市歸閣，閣前遇及三鬼而詢曰：「閣內有人否？」三鬼曰：「有一道士在焉。」蜻飛子忙忙然入，見一道者趺坐習功，暗從燈下細視之，乃椒花子也。蜻飛子喜出望外，思欲即晤，未知道心何如，假意上前，大聲吼曰：「何方野道，敢奪吾閣？」言尚未畢，直向椒花子一劍打來。

椒花子以雙骨鋼刀隔定。二人戰於閣中，酣戰移時，兩相退下。

蜻飛子曰：「汝屬野方外道，敢與吾鬥，吾念汝不識不知，放汝他行，二次毋許來此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言吾為野方外道，汝真野方外道也。吾乃命奉道祖闡道於世，三緘仙官弟子，汝豈未之聞耶？」蜻飛子曰：「汝師三緘，吾師亦屬三緘，未見有此頑弟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亦三緘弟子，究何道號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吾乃樂道是也。」椒花子聞得樂道二字，上前諦視曰：「汝非樂道，乃蜻飛兄耶。」蜻飛子曰：「然。」二人於是攜手大哭。哭已，椒花子曰：「汝自分散後，棲身何地？」蜻飛子詳述一遍，椒花子亦將分散情事縷晰言之。蜻飛子曰：「棄海知在赤水江頭，三服已在紫泉洞內，至二狐、樂道、蛛虎、蛛龍、西山、善成、護道、野馬，以及吾師蹤跡，未審所之。」

椒花道兄如何居處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師蹤尋遍，不知何日乃得相逢。吾二人偶遇於此，亦不幸之幸也，不如權在此閣居住，緩緩尋訪師身。」蜻飛子領之。自是朝日在閣，苦習道功，暇則二人同游村外。

韶光易逝，倏忽已住月餘。蜻飛子一日謂椒花子曰：「今日無事，吾有一地，可願同游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所游何地，可試言之。」